

## 医院不是我的家(主持人休息室)

亲爱的宝宝:

医院。你抵达这里以后,第一个过夜的地方。

很多婴儿都会跟你一样,先在医院住一段日子。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谁就因此把医院当成了第一个家。

大家对医院都出奇的冷淡,没有听说哪个生小孩的女生偷偷在那张她分娩的床边刻下自己的名字;没有听说哪对情侣约会时带彼此去看自己出生的医院;没有听说谁把自己的病历张贴在征友的版面上;没有听说谁把自己胸腔的X光片裱起来挂在房里。

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医院出生,但一点也不想把医院当成我们第一个家,我们有意无意地略过和医院有关的一切,觉得在人生的剧院里,医院应该永远被摆在“后台”。

我们会一辈子对医院保持警戒,每次进去都只想尽快离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亲切,也一点也没有回到儿时母校的感怀。

就这样保持冷淡,直到最后。最后,我们很多人又躺回医院的床上,但还是会有几个人会固执地说:“让我回家,我要死在自己家里……”

我们既不肯承认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家,也不肯承认医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家。我们真别扭。

## 算命(夜树底下)

亲爱的宝宝:

大人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算命。

大人不但算自己的命,也算伴侣的命、小孩的命、合作伙伴的命,无非是希望自



名人力作

蔡康永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宝宝日记》完整版,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康熙来了”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安静的。写的是宝宝,大人们不妨看一看,很有意思的。

己的人生别出太多意外的状况。我也被带去算过几次命。每次带我去的,都是电影界的大老板。

拍电影的老板大概常常碰到明星向他们诉苦,诉苦的内容一定五花八门,缺钱、病痛、爱情出了问题。加上电影卖不卖钱又是如此神秘难料的事,所以电影大亨没事就把某位有名声的算命者请来住一阵,号召旗下有烦恼的众生一起去把命给算一算。

我每次碰上这种算命大

队,都是刚好去人家做客,就被一起携带了去。其中去的一次,算命者被供养在大饭店的豪华大房里。我走到大房的客厅,看见整个客厅只要有落地窗的,窗前就排了一排的观音像,大部分脸朝内、少数几尊脸朝外。我问大老板的太太为什么,她说脸朝外观音像,是已经被“开了光”的,我想大概就是“开关已经被打开”的意思。

算命者接连回答了几个明星的问题,他用的方式非常多,有时只用目测,就叮咛那明星小心电插头。有时冥想一番,就坚持某明星家里的神像没有依照“官阶”摆放,把三颗星的神放到四颗星的神上面去了,叫他赶快把顺序对调。他有时又只用手,在另一个明星腰部隔空抓来抓去,抓出一些像烂肥皂似的渣渣在手上,说是把潜在的一场病拿掉了。

这些明星被解答之后,各自请了一尊观音像,由算命者替他们“把开关打开”。

算命者看我从头到尾什么也没问,就问我有什么烦恼,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只是陪大家一起过来看看。他说:“难道你都没有烦恼吗?”

我说烦恼当然有,但今天就不麻烦大师了。他微微一笑,叫我把名字写给他看,我照做了,他看了一眼,说:“你这辈子,都要离水越近越好。”我说好的。

他又说:“离你近的那个水,要越大越好。”

我说:“是指海吗?”

他说:“有海最好,无海就要近大江大河。”我说好的。

宝宝啊,我想我这辈子是住不了沙漠了。不过宝宝啊,我也不是很想住到海底去呢。

## 曹小芬的婚姻

曹小芬是四年前随丈夫张凯旋来到这个城市的,她和张凯旋是在自己故乡的那个小县城认识的,曹小芬在县城是数得上的漂亮女人,当然她没有那种艳丽如花的长相,但是她的模样是极符合小县城的背景的,她就像县城里老城墙上生长的白色蔷薇花一样,要住了步、静了心,仔细去看,才会越看越美、越看越迷人。

曹小芬的眉眼是极其淡雅的,鼻子尤其精致,嘴巴像一朵小花,笑起来人还有几分妩媚。曹小芬的身材小巧玲珑,上上下下都很匀称,胸前隆起的两个小包,隔着衣服看,圆圆的、硬硬的,既不夸张,也不寒碜,倒是无比的性感。

张凯旋那时大学刚毕业,分到了省里一个事业单位驻县城的办事处工作,这个单位显然不是张凯旋理想的归宿。张凯旋是一个很有生活目标的人,毕业分配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苦苦从广西一个山区农村考上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从那时起他就立了干大事、有大出息的理想。办事处是一个养闲人的地方,上级单位的领导一年顶多来个一两次,也轮不到张凯旋去表现,平时就是守房子。用张凯旋的话来说,没事就“挺尸”。

张凯旋在县城待了两年,基本上看不到未来的曙光,加上寂寞难耐,就退步一想,在县城找一个漂亮的女孩,过一种有淡淡甜味的小县城生活,总比 he 山区农村的老父亲强几倍了。对于把曹小芬搞到手他是胸有成竹,果真,他一追,



都市小说

王曼玲 著

小说选刊友情提供

小县城的中专生曹小芬结婚后随丈夫张凯旋来到省城。在别人看来,她掉进了福窝,有一套80平方米的高尚住宅,还有一份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丈夫张凯旋意外车祸后,曹小芬的生活变得单一平静。这天,一个杀人犯赵鑫劫持了她,一个惊人的秘密随之浮出水面……

曹小芬就进了他的怀抱了。为此,曹小芬成了县城里最有骄傲资本的女人。

张凯旋这样做了,心里并不是完全能做到变成一棵插到小县城的树的,所以,第一年曹小芬就怀孕了,张凯旋什么也没有说就要曹小芬到医院去做了人流。后来,在这方面他们就很注意了,张凯旋不想要孩子,老让曹小芬做手术也不应该。曹小芬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野心、只是有梦想的女人,嫁了这么好的丈夫,也就

## 真相大白

清晨,临海医院的二楼会议室,常标及专案组全体警员正在讨论案情。

常标的声音有些颤动:“引蛇出洞计划是我们专案组实施的一步计划,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故意放松了一些侦破手段,甚至制造了撤退的假象,还撤掉了监视系统;白天几乎把警力向四外分散,集中去院外侦破。只留了两个人,我和杜立值班,其余人员分头24小时监控所有嫌疑人,来一个笨办法,守株待兔。果然,排除了各个疑点,凶手终于锁定了。”

“梦玉被杀案是一宗奇案,这是我见到的最让人深思的大案。梦玉是一个苦孩子,她痴心于寻找那块玉龙,愿望只有一个——揭开真相,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她为国宝的追寻打开了一条途径,但她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案中,我一直忽视了嫌疑最大一个人,他隐藏得太深了。也许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开始我们甚至不会怀疑他,他就是临海医院的副院长——林森。”

“他是国内知名的外科专家,又是著名学科带头人。他的一切,都不会与这起凶杀案连在一起,还有他始终与专案组密切配合,甚至不断地提供可靠的线索,取得了我们的信任,知道我们侦破进展,对我们所怀疑的人,他甚至可以操纵自如,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迷雾,蒙住了我们的眼睛……”

“他在杀害梦玉的当晚,就在汤凤的杯里放了大量迷幻药和安眠药,同时制造了两起案子,杀人案、自杀案,



悬疑小说

张宝瑞 刘东昌 著

台海出版社友情推荐

临海医院风姿绰约的护士梦玉被裸杀,只留下一滴血,从此疑案跌宕,扑朔迷离,背后隐藏着中华玉龙的失盗大案。20年前梦玉之父被剖腹取走玉龙,梦玉追寻真凶和玉龙下落,院长、医生、诗人、女友、痴人纷纷卷入此案之中,悬疑重重,情感纠葛与复杂案情纠结,医院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

然后他主动配合专案组工作,安排人员时间地点,与相关人员说话,但当时,他主动讲明了他的疑点是——戴枫,也因此转移了我们的视线;当专案组发现了戴枫的底片,他就将底片藏匿,以致于戴枫无法澄清证据,更引起警方对他的怀疑,同时他也不断地恐吓戴枫和制造病房汤凤被杀的假象,使警方转移视线。

“当案子趋于平缓时,他又拿出了那血色底片,说戴枫

出逃;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昨夜,他等不急了,自己披上白衣大褂,亲自去秘道毁骷髅灭迹,却暴露出马脚……”

“林森杀害梦玉的动机何在呢?两个月前,梦玉急迫地查找她父亲死去的值班记录和病人档案。此时林森感到了危险,在梦玉的日记中,说到了自己对林森的怀疑。就在梦玉查到档案的第二天,林森动手了。”

“当年,那个剖开梦玉父亲胸口一个洞的人,正是林森!当他得知梦玉父亲与母亲在灰楼对话中说出了玉龙被吞下肚子之后,他整夜未眠,贪欲占据了你的心。在天色微明时,林森戴上白衣白帽,潜入灰楼,把手术刀插入了他的胸口。梦玉的父亲甚至没有挣扎,只是从胸内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就死去了。”

常标说完,会议室内一片沉寂。有人坠楼!”常标看到窗口有一个白色人影飘然坠落,他迟疑了一下,立刻警觉地意识到,会议室的头顶,就是林森的办公室、卧室。

警员们开门冲出去。是林森。他坠落在水泥墙边的花丛里。头已陷入了松软的泥土里,脸上沾着草根和花屑。一滴殷红的鲜血从他嘴角淌下来。他已经死了。

“报告,这是从林森的秘室内查出的东西。”杜立将一把军刀和一个淡紫色的本子,放到常标的桌前。常标打开本子,上边有一束干枯的玫瑰花瓣飘落下来,本子的扉页上写着——梦玉。

常标抽出军刀,从宽大的刀鞘里溜出了一个深绿色的玉龙;常标用手接住那沉甸甸的玉龙,静静地放在了那淡紫色的日记本上。

## 我和“乌鸦嘴”

2005年,Sarah和她的男朋友结束了九年的苦恋,终于喜结良缘,我的白马王子也从天而降,来到我身边。

杨泓是我老公,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如今从事的工作与他学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房地产投资顾问。我老说他不务正业,他能将各类建筑大师的名字和作品倒背如流,却分不清何平和何群分别是谁。他的回答倒也无可厚非,他说,我现在要是把电影的事都弄明白了,那才叫不务正业呢。一次,我想试探他的摄影技术,让他给我拍点儿肖像艺术照,他居然说我土,并说自己拍骆驼比拍人在行,真是气煞我也!

在学校的时候,我和杨泓的关系仅限于对彼此略有耳闻,连普通朋友都谈不上。巧合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朋友。毕业后一次同学聚会上的相遇,才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直面对方,但那时,我是孤家寡人,他却有女友相伴。

与杨泓再次见面已是一年以后。那会儿,我想试着做点儿小买卖,却不知从何下手,在电话簿里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便向他询问找门面的良方。他无意间说起自己恢复了自由身,我说:“恭喜你呀,但我也有喜事降临,终于把自己发出去了。”他却取笑我说:“那也得当心,要是被别人退回来,多丢脸。”我也立即还击:“你乌鸦嘴呀,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攻击对方,却浑然不知,《当哈里遇到莎莉》的现实版已经在那一刻悄悄地上演了。

生活顺其自然地进行着。



明星幕后

刘孜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此书是刘孜花费了半年时间完成的。里面谈到很多像怎样逛街省钱,怎样花小钱买大牌,租房子遇到的种种问题,怎样设计装修新房等很实用的东西,还有很多和丈夫在国外度蜜月时的见闻。相信这些文字会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刘孜。

我和男友的关系被杨泓的“乌鸦嘴”不幸言中,眼看着幸福的泡泡一个一个被击破,我对感情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罪魁祸首”杨泓就在我身边扮演起了出气筒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呼之则来,挥之即去”是我多年来对待杨泓的态度,长此以往,他没有半点怨言,也真够难为他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杨泓隔三差五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们每次的对白雷同:“我在你

什么都听张凯旋的。就连曹小芬的哥哥都说曹小芬是傻人有傻福。

第三年,张凯旋的运气就来了,他调到了省城,进了一个非常有实权的单位,管了全省的建设工程审批,他虽然不是处长,也不是副处长,可是,那些个老板、公司负责人,没有一个敢轻视他的,日子过得很顺心,也很有尊严。

曹小芬是张凯旋进省城半年后搬过来的,张凯旋交了几个朋友,都拍了胸脯安排他老婆。张凯旋就让曹小芬辞去公职,到一家私营公司当会计,不坐班,只需过一段时间去结算一次,工资2000多块。

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曹小芬干的这样舒服的工作。曹小芬的好友刘萍萍从深圳打来电话,语气中充满了羡慕,哎呀,和我相比你简直就是泡在糖精里了。曹小芬咯咯笑了,说,如果你在我身边,我才是泡在糖精里呢。

曹小芬对自己目前最大的不满就是觉得身边没有朋友。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不仅是环境的陌生,在这里她没有朋友、没有同学,工作的单位也没有同事。特别是张凯旋意外死亡以后,曹小芬才突然发现,在这个城市,除了张凯旋她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一起说话的人。刘萍萍是曹小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的时候她们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刘萍萍是有远大理想的女孩,她是一心一意要离开小城的,后来,她中专毕业没多久,就跟了一个做皮鞋生意的矮个子男人到了深圳。

家楼下,你能出来一会吗?”我有点不耐烦地回复:“我忙着呢。”他又说:“我只是给你一点东西。”我下去,再回来后手里便多了一个袋子:酸奶、苹果和起酥。“这是你明天的早餐,别忘了吃。”面对此情景,虽然我面无表情,但心里却很温暖。

有人关心和疼爱应该是每个女孩子都沉醉和享受的事情,那份感动会在不知不觉中编织在记忆里。在主播《欢乐总动员》时,录制节目常常到深夜,有一次,杨泓说要接我,因为觉得会太晚才能收工所以我婉拒了。凌晨三点多回家,竟看到他在楼下等我,这样的意外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他略带埋怨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们这儿停水好几天了?”我说:“好像今天就会来。”他不放心,“你上楼去看看,如果来了我就走,没来就去我家洗澡吧。”

水的功能还真是广泛而复杂。拖着疲倦的身体满怀戒备地走进了杨泓的家门。洗完澡锁好门躺在床上,思绪有些凌乱,总觉得孤男寡女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些别扭。本想舒舒服服地闷头大睡,却因异样的环境而导致失眠,直到从客厅那一端传来轻轻的鼾声。

睡到自然醒,杨泓已经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了。屋子里很静,桌子上摆放着早已准备好的营养早餐,附加一张纸条:“你的胃不好,牛奶是一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你不妨再热一下。”眼泪从这一刻起不停地流下来,感动也从这一刻开始萌芽!

事后我曾问过他,为何如此君子?他告诉我,因为珍惜,所以不敢越界。